

满文文献中所见 18 世纪中叶哈萨克 风俗和社会秩序

吴阿木古冷

提 要: 本文通过对满文文献中相关记述的分析,论述了 18 世纪中叶哈萨克的风俗、社会结构、血缘关系的作用,巴图尔与比的职能以及当时纷乱的政治局势。

关键词: 哈萨克 中玉兹 风俗 社会秩序

关于哈萨克风俗和社会秩序,前人亦有论述^①。本文以清朝使臣出使哈萨克中玉兹会见阿布赉汗时的见闻,补充 18 世纪中叶哈萨克的尚武情怀、洒奶浆献赞词以求安康、以回俗祈福的细节,并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哈萨克社会中血缘关系的作用、巴图尔的军事职能、“比”判决纷争的细节和当时纷乱的政治局势进行了概述。

一 清朝使臣观察到的哈萨克中玉兹风俗

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清军第一次平定伊犁之后阿睦尔撒纳即发动叛乱,后逃亡哈萨克阿布赉汗处。为令哈萨克擒献阿睦尔撒纳,清廷多次派使臣入哈萨克草原,来往当中观察到颇多当时的哈萨克风俗。

^① 续西发 《哈萨克族的风俗习惯》,《民族风俗研究》2005 年第 3 期。该文从服饰、饮食、居住、婚姻、丧葬、礼仪、节日、娱乐、禁忌诸方面介绍了哈萨克族的风俗习惯;贾合甫·米尔扎汗 《论哈萨克汗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西域研究》2000 年第 2 期。该文对哈萨克汗国的可汗继承制度和巴图尔、比的社会职能进行了论述,并详细介绍了哈萨克社会最基曾的社会组织——“阿吾勒”;贾合甫·米尔扎汗 《简论哈萨克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新疆社会科学》1987 年第 1 期。该文详细介绍了哈萨克先民曾经信仰过的三个宗教:萨满教、佛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并分析了宗教信仰对哈萨克民族的风俗习惯产生的巨大影响。

哈萨克作为游牧民族，十分羡慕骑射娴熟之人。满文记载：“（使臣队伍）进入哈萨克游牧后，途中行猎飞禽走兽之际，哈萨克人惊异不已‘早闻伊等（清朝兵丁）熟于弓箭，鸟枪射禽竟无空发，伊等何等娴熟之人。如此称赞而纷纷结为乃吉（朋友）’。”^①为迎合哈萨克人的尚武情节，清朝选派的使臣与护从兵丁亦都是骑射精湛、勤勉效力之人。又赏赐各色顶戴，添色观瞻、宣扬威势^②。

当使臣努三、额尔克沙喇到达哈萨克多罗特拜游牧地之际，多罗特拜在游牧近处道路之旁插立帐篷，率众鄂托克首领言曰：我等请大皇帝之安，呈德吉（deji jafame）于大皇帝，献赞词、洒奶浆（irul sindame cike arki be cacuki）^③。之后会见阿布赉传达圣意令其擒送阿睦尔撒纳之时，阿布赉言：大皇帝套马杆多，（追寻阿睦尔撒纳）如同追寻失窃之马，人多则可获。大皇帝之套马杆长，（阿睦尔撒纳）能往何处，定能擒获^④。

呈德吉、献赞词和洒奶浆都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为祈求安康、祝愿生活美满之时所行之典礼。上文所述是为大皇帝（乾隆帝）祈求安康。阿布赉所言追拿阿睦尔撒纳如同追寻失窃马匹，大皇帝套马杆又多又长，定能擒获阿睦尔撒纳，亦表现出其游牧民的心态。

此外，哈萨克人亦用回俗为大皇帝祈福，如“霍集伯尔根、喀拉巴拉特来见兆惠之时：向东而叩首，请圣上之安……霍集伯尔根等曰，圣上万万岁，福寿如山海般永存。以其回俗如此念经祈福后入座”^⑤。

① 《侍卫顺德讷奏报所闻哈萨克与俄罗斯关系及阿睦尔撒纳消息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82页。

② 《顺德讷等奏赏给派往哈萨克满洲兵杨库留等骁骑校顶戴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7册，第173页。

③ 《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等奏闻努三等会见阿布赉并晓谕擒拿阿睦尔撒纳情形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5册，第382页。原满文为：meni geren amba ejen i elhe be baime, ejen de deji jafame irul sindame, cike arki be cacuki。

④ 《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等奏闻努三等会见阿布赉并晓谕擒拿阿睦尔撒纳情形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5册，第385页。

⑤ 《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等奏哈萨克霍集伯尔根等率属归附并晓谕擒剿阿睦尔撒纳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4册，第259页。

二 18 世纪中叶前后的哈萨克社会秩序

关于哈萨克的社会秩序，先前学者 Elizabeth E. Bacon, Lawrence Krader, Virginia Martin, 贾合甫·米尔扎汗等人都曾论及^①。现以他们的研究为基础，满文档案为补充，尝试对 18 世纪中叶的哈萨克社会秩序做一综合介绍。

1. 哈萨克的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

哈萨克三玉兹的汗和苏丹在血缘上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因此是尊贵的“白骨”（aq süiek），身份地位世袭罔替^②。而汗和苏丹兀鲁斯里的普通牧民是“黑骨”（qara süiek），他们地位卑微却人数众多。“黑骨”以血缘为纽带组成大小不同的单位^③。哈萨克社会中还有 khodzha（受人尊敬的宗教精英种姓，祖先是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tölengut（汗与苏丹的扈从）与奴隶阶层^④。

那些“黑骨”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大小单位，由“巴图尔”（batur）和“比”（biy）管辖。清朝与中玉兹阿布赉汗的频繁接触中，对中玉兹的“巴图尔”和“比”留下了记载：

额尔托玉兹之（1）塔拉克图、（2）阿尔干、（3）奈曼、（4）可热、（5）瓦克、（6）图拢古、（7）哈巴查克，此七部。

1. 塔拉克图鄂托克约 400 户，为尼玛泰巴图尔所管。

2. 噶萨嘎拉阿尔干 1000 户，为布昆拜巴图尔所管；克拉合色克

① Elizabeth E. Bacon, "Obo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in Eurasia", *New York: 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1958; Lawrence Krader,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63; Virginia Martin, *Law and Custom in the Steppe: The Kazakh of the Middle Horde and Russian Colon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ichmond and Surrey: Curzon Press, 2001; 贾合甫·米尔扎汗《论哈萨克汗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西域研究》2000 年第 2 期。

② Virginia Martin, *Law and Custom in the Steppe: The Kazakh of the Middle Horde and Russian Colon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22.

③ Virginia Martin, *Law and Custom in the Steppe: The Kazakh of the Middle Horde and Russian Colon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22.

④ Virginia Martin, *Law and Custom in the Steppe: The Kazakh of the Middle Horde and Russian Colon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174 注释 24。

2000 户, 为哈撒波克比所管; 阿尔太阿尔干 3000 户, 为尼亚斯巴图尔所管; 阿塔盖阿尔干 1000 户, 为扎巴克巴图尔所管; 喀啦胡尔阿尔干 1000 户, 为永喀啦巴图尔所管; 巴沙坦阿尔干 1000 户, 为扎那扎克巴图尔所管; 托波克图阿尔干 1000 户, 为卡尔颇克比所管; 霍扎干阿尔干 1000 户, 为图柳克比所管; 图尔屯阿尔干 2000 户, 为巴布科比所管; 阿尔干麦喇巴拉塔鄂托克 1000 户, 为永喀啦巴图尔所管; 巴巴阿尔干 500 户, 为巴哈那亚尔比所管; 此即为阿尔干之十一鄂托克……

6. 图拢古鄂托克 1000 户^①, 为扎纳扎尔巴图尔所管。

3. 特热斯塔玛哈拉鄂托克 1000 余户, 为雅拉勒伯巴图尔所管; 喀啦科勒拜吉克特奈曼 10000 户^②, 为哈班拜、杜劳拜巴图尔所管; 马泰奈曼 10000 户, 为鄂尔吉拜、阿塔拉克所管; 萨尔杜尔奈曼 1000 户, 为麦拉伊巴图尔所管……; 图尔图古尔奈曼 1000 户, 为唐阿塔尔比所管。波拉克齐奈曼 500 户, 为塔斯巴图尔所管……; 库克扎尔奈曼 1000 户, 为巴拉克巴图尔所管; 波拉奈曼 2000 户, 为岳波萨尔巴图尔所管; 巴哈那拉奈曼 2000 户, 为马拉尔巴图尔所管……; 巴尔塔尔奈曼 500 户, 为鄂图西巴图尔所管, ……; 此即为奈曼之十鄂托克。

4. 阿察麦里可热 10000 户, 为杜尔逊拜巴图尔所管……; 阿察麦里可热库尔喀啦鄂托克 2000 户, 为马萨拉赫尔德巴图尔所管……; 阿巴克塔可热 1000 户, 为霍集博尔根巴图尔所管; 阿巴克塔 500 户, 为尼雅苏巴图尔所管……; 恩特里可热 1000 户, 为扎图鲁巴图尔所管……; 此即可热之五鄂托克。

5. 瓦克鄂托克 1000 户, 为萨尔巴彦所管; 瓦克鄂托克 1000 户, 为提柳巴图尔所管……; 瓦克鄂托克 500 户, 为巴尔马克巴图尔所管……; 伊合可图瓦克 1000 户, 为鄂斯郭尔巴图尔所管……; 章古瓦克 500 户, 为萨尔巴图尔所管……; 此及瓦克之五鄂托克。

7. 哈巴查克鄂托克 3000 户, 为霍索特尔拜巴图尔所管。^③

① 序号 6 提前出现。

② 郭文忠此处失误, 写成 1000 户。

③ 该译文转引自郭文忠《乾隆朝与哈萨克汗国关系史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7, 第 47~48 页。拉丁文转写亦请参阅该博士论文。

由此观之，哈萨克中玉兹是由七个大成员组成的部落联盟^①，每个大成员又有自己的下属分支鄂托克（如奈曼、瓦克），每个鄂托克由“巴图尔”和“比”管辖。这些鄂托克是哈萨克游牧社会的核心，他们是哈萨克“国家”的基础，可视为小型的“国家”，有贵族，亦有从属部众和奴隶^②。在鄂托克内很可能有什长、四十长和百夫长。同时，这些鄂托克又以血缘为纽带组成各种小单位。

每位汗、苏丹所领有的是引文中每个大成员之下的某一或几个鄂托克。上述引文中阿布赉汗未将中玉兹的汗和苏丹列于其中，可能他认为，出身于高贵“白骨”的汗和苏丹不能与他们同列。

2. 血缘关系在哈萨克社会中的作用

由巴图尔和比管辖的鄂托克也是一个复杂的组织。亲属关系（血缘关系）在这个组织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哈萨克人习惯将他的血统往上追溯七代，追溯到最初被称为“bir ata balasi”（children of one father）的血亲组织。bir ata balasi 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扩大的家族，其成员都被视为同一祖先（‘ata’）的后代^③，不能缔结婚姻。哈萨克游牧社会中部落与部落、分支与分支之间的关系复杂，但在宗谱中居于越高的部落或分支其权力亦越大，地位亦越尊贵。例如，上述引文中的阿尔干，有一下属分支 Meyram。Meyram 是阿尔干的长子，也是阿尔干正妻所生（由此看来阿尔干是该部落祖先的名字），因而 Mayram 与他的后代在阿尔干的所有分支中处于最高地位。Mayram 亦有下属五个分支：Quandiq, Suyindiq, Shegendik, Begendik 和 Karakesek。阿尔干与二夫人 Momin 生有七子，他们是 Zhetinmomin（Momin 的七子）。处于阿尔干宗谱最底部的是阿尔干与其小夫人所生之子及其后人^④。哈萨克人的这种血缘关系在牧地使用权和政治领导权上都有所反映，

① Levshin 在 19 世纪 30 年代走遍哈萨克后指出，小玉兹由三大部落组成，每个部落各由六个、十二个、七个分支构成。大玉兹由四个部落组成，分别由十七、九、九、三个分支组成。请参阅 Elizabeth E. Bacon, “Obo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in Eurasia”, *New York: 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1958, p. 66。

② Lawrence Krader,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 p. 201.

③ Virginia Martin, *Law and Custom in the Steppe: The Kazakh of the Middle Horde and Russian Colon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22.

④ Virginia Martin, *Law and Custom in the Steppe: The Kazakh of the Middle Horde and Russian Colon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23.

在宗谱中的地位越高优先权越大。

3. “比”的社会职能

“比”是习惯法 (adat) 的执行者。广义上的 adat 是指在群体中规范个人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准则。“比”在日常生活中强制执行 adat 以维护群体成员的权利,维持群体的和谐融洽。在 adat 的惩罚中,侮辱父母或破坏自身所在的营帐比抢夺其他营帐或抢夺异族人更加严重^①。

根据上述,“比”似乎是哈萨克社会中的“法官”,但这个称号不是通过接受正规的训练而获得,而是熟知 kazakh adat,能公平公正地调节纷争而获得的。他们善于言辞,熟知当地习俗和传奇故事。

有些“比”确实正直公正,有些牧民走几天的路程前来请他解决纷争。然而,亦有些“比”因财富多而成为“比”,他们在判决当中会偏袒族人、亲人。因此,有些“比”能阻止残忍的报复,而有些“比”无法平息纷争。^②

“比”要公开判决纠纷(最少在三位证人之前)。纷争的种类和纷争双方血缘亲族的影响力决定多少位“比”参与判决纠纷。一个营帐 (aul) 内的小型纠纷由德高望重的老者 (aqsaqal) 来解决。^③ 如果涉及不同营帐或多个血缘亲族的纠纷,就需要多位“比”来判定。此时纠纷双方会共同选出一位“首领比”以监督众位“比”的判决过程^④。对于牵涉多个血缘亲族的纠纷或涉及谋杀、犯奸等大案,则需聚集 8~24 位“比”(被称为 kenges),同时选出一位“首领比”。

无论是小规模纠纷还是需众位“比”聚集判决的大案,能使“比”做出公正判决的前提是判决结果不会使“比”所在的血缘亲族和纷争双方的血缘亲族产生矛盾。因此,纠纷双方要寻找完全陌生的“比”。若控告方是阿尔干鄂托克的,而辩护方是奈曼鄂托克的,则判决纠纷的“比”应是第三个鄂托克的。

① Virginia Martin, *Law and Custom in the Steppe: The Kazakh of the Middle Horde and Russian Colon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25-26.

② Virginia Martin, *Law and Custom in the Steppe: The Kazakh of the Middle Horde and Russian Colon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28.

③ 从组成该营帐的大家族中选出最富有最尊贵的男性作为 aqsaqal。

④ R. Marsekov, “Kirgizskii narodnyi sud”, KSG1900, NO. 1-2. 转引自 Virginia Martin, *Law and Custom in the Steppe: The Kazakh of the Middle Horde and Russian Colon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177 注释第 62。

判决纠纷的过程中，“比”先听取纠纷双方的供词。如果“比”认为双方都没有充足的说服力，就要求双方提供更多证据。如果辩护方提供的证据仍然不足，无法证明其无辜，则“比”要求辩护方“立誓”（*zhanberu*，字面意义为交出灵魂）以证明其人格的“可靠性”。“立誓”时由控告方从辩护方的血亲中指定一人作为辩护方的人格做出“担保”，以洗清其罪辜之嫌疑^①。

一旦做出判决，“比”就要保证判决被执行，保证“错方”得到应有的惩罚。“比”衡量损害大小做出相应的惩罚。赔偿品以牲畜为主，“比”最好了解纷争双方的经济状况，以便做出公平合理的赔偿判决。“比”的权威由能否做出公平判决并使之执行所决定。

4. 巴图尔的军事职能

“Batur”是因勇气、智慧超众而被人尊崇的称呼，满文档案记载中玉兹有为首巴图尔 36 位。根据上述户口档案，哈萨克牧户几乎都由巴图尔管辖，这使巴图尔成为哈萨克军事力量的砥柱，他们有独立的军队和口头相传的“军法”。

巴图尔军事经验丰富，是汗和苏丹在政治和经济上依靠的基石。在与外族的作战中，众多巴图尔担负起了保家卫国的职责，其军事领导地位亦更加牢固。

头克汗统治时期哈萨克已由众多“巴图尔”分割管辖，头克汗手下第一巴图尔是 Sadyr Naiman 部的 Aldiyar-batyr。头克汗突厥斯坦城之东于 Talas 河与 Arys 河之间游牧的是中玉兹奈曼部的 Dzhomart batyr；突厥斯坦城之南沿 Chirchik 河游牧的是奈曼部的 Borte batyr；^②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哈萨克与准噶尔的战争中，率领哈萨克联军的是 Kabanbay, Bokembay, Malaysary, Nauryzbay, ShakshakZhanibei 等巴图尔^③。

为了与准噶尔作战，1710 年“卡拉·库姆”全体哈萨克会议上决定组

① Virginia Martin, *Law and Custom in the Steppe: The Kazakh of the Middle Horde and Russian Colon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29.

② Samal K. Kabylytaeva, “The Role of the Batyr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Kazakh Militia Against the Dzungar Aggre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Science Education*, 2016, VOL. 11, p. 396.

③ Samal K. Kabylytaeva, “The Role of the Batyr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Kazakh Militia Against the Dzungar Aggre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Science Education*, 2016, VOL. 11, p. 396.

建“哈萨克联军”。此次会议上起主导作用的是 Kanzhygaly Bogembay 巴图尔。“软弱者们想要依靠浑台吉（准噶尔的策旺阿拉布坦。——笔者）的仁慈以获得安稳，其他人想要抛弃家室逃跑……还有一些人想要像兔子一样逃散，这些动摇了人心。但是 Bogembay，以其勇气而闻名的巴图尔制止了这些。‘让我们报复我们的敌人，我们要战死，我们不能看着我们家室被掠夺、孩子们被俘虏而软弱无力。……如何能容忍哪些野蛮人的暴行’”^①。会议选举 Bogembay 巴图尔为哈萨克联军首领，哈萨克军协同作战成功抵御了敌人。

为了摆脱危机，1726 年再一次召开“全体哈萨克会议”^②。在 Ordabasy 会议上又提出组建“哈萨克联军”，此次以小玉兹阿布勒海尔汗为联军首领，Bogembay 巴图尔为战役指挥。在此二人的指挥下 Barakerey Kabanbay，Shakshak Zhanibek 和 Tama Yeset 巴图尔协同作战，终于在图尔盖草原“布兰提河”（Bulanty）战役中战胜准噶尔。在众巴图尔共同努力之下，1726 ~ 1730 年哈萨克人不仅成功抵御了准噶尔的进攻，还发动了反攻，逐渐转变了战争局势。哈萨克巴图尔们在战争中如此重要，以至于 P. M. Vyatkin 写道“有趣的是，哈萨克人第一次打败卫拉特人不是由苏丹（苏丹）率领的，而是由巴图尔——小玉兹的 Taylak、中玉兹的 Bokembay 与大玉兹的 Sanyrak 等率领的”^③。

三 纷乱的政治局势之影响

如上所述，虽然汗、苏丹是尊贵的“白骨”，管辖属民的却是众多的“巴图尔”和“比”。此时的哈萨克汗已经完全没落。根据研究，一个首领

① Samal K. Kabyldaeva, “The Role of the Batyr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Kazakh Militia Against the Dzungar Aggre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Science Education*, 2016, VOL. 11, p. 395.

② Samal K. Kabyldaeva, “The Role of the Batyr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Kazakh Militia Against the Dzungar Aggre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Science Education*, 2016, VOL. 11, p. 398.

③ Samal K. Kabyldaeva, “The Role of the Batyr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Kazakh Militia Against the Dzungar Aggre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Science Education*, 2016, VOL. 11, p. 398.

(不管他是汗还是比) 对其管辖之人没有多少统治权威^①。首领只是属民愿意在战争中跟随、偶尔愿意支付赋税的对象。如果一个首领受众人尊崇, 他就有很多的追随者; 如果不能令追随者满意, 则其跟随者会离开他而依附其他首领^②。并且, “汗”从众多成吉思汗后裔中选举出, 而不是在前汗家族中世袭^③。18 世纪 30 年代小玉兹阿布勒海尔汗曾抱怨 “我只是个徒有虚名的汗, 如同草原上没有主人的马, 没人理会、人人谩骂”^④。汗权的衰微, “巴图尔”和“比”权力的强大使哈萨克社会分裂为众多独立的小型组织, 缺乏统一的中心领导, 政治局势纷乱不已。

汗权的衰落导致众首领各自为政。关于哈萨克的内部情况, I. 基里洛夫于 1734 年给俄国沙皇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 “在这些玉兹中, 与其说是汗们不如说是长老们(巴图尔和比。——笔者)拥有权力。其原因是他们不允许自己汗王的属民和财富增长。……这些玉兹协调一致的时候, 曾把突厥斯坦、塞拉木、塔什干作为领地, 同时占有锡尔河流域。……但是, 他们之间一旦产生纠纷, 准噶尔卡尔梅克的琿台吉就从他们手里夺去了上述所有地方。……如果布鲁特-哈萨克团结一致, 征服卡尔梅克是可能的。可是一个汗出征, 其他的汗却不动, 因而布鲁特-哈萨克为卡尔梅克所统治”^⑤。

失去权威的汗只好向外部寻求支援以加强统治。小玉兹的阿布勒海尔汗率先通好俄国, 并宣誓效忠沙皇, 以效忠为条件请求沙皇助其加强权力^⑥。俄国准备修筑奥伦堡助阿布勒海尔汗控制草原商路以增加其税收, 从

① Elizabeth E. Bacon, “Obo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in Eurasia”, *New York: 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1958, p. 71.

② Elizabeth E. Bacon, “Obo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in Eurasia”, *New York: 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1958, pp. 71 - 72.

③ Janet Marie Kilian,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Kazakh Steppe”, dissertation of doctor's degre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3, p. 96.

④ Janet Marie Kilian,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Kazakh Steppe”, dissertation of doctor's degre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3, pp. 97 - 98.

⑤ 《关于哈萨克斯坦政治结构史的资料》, 第 23 ~ 24 页, (《伟大十月革命前哈萨克斯坦并入俄罗斯的时间》, 阿拉木图, 1960 年), 转引自佐口透《准噶尔的西部扩张》, 李大龙译, 《民族译丛》1991 年第 5 期。

⑥ Janet Marie Kilian,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Kazakh Steppe”, dissertation of doctor's degre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3, p. 95.

而助其加强对属民的管控。然而,18世纪中叶经哈萨克草原到俄国的商业比之前兴盛,向过境商人收税而强大起来的小玉兹其他苏丹继续脱离阿布勒海尔汗。1748年,阿布勒海尔汗游牧到强大的中玉兹巴拉克苏丹领地附近时被其杀死^①。

阿布勒海尔汗的继承者是努尔里汗,他于1749年向俄国宣誓效忠。努尔里汗的处境比其父更糟,不仅其他苏丹脱离他,其兄弟亦离他而去,而俄国不愿帮助他。不满的努尔里汗寻求与准噶尔结盟,欲将其姐嫁与准噶尔首领^②。

在中玉兹,继阿布勒班毕特汗之后的阿布赉汗的权威亦在衰微。1778年阿布赉汗宣誓效忠于沙皇,1782年其子瓦里汗又宣誓效忠。^③ 阿布赉汗去世不久中玉兹奈曼部就选举阿布勒比斯(Abulfeiz)为其汗,中玉兹继续分裂。

哈萨克大玉兹情况更甚,分裂为更多小部从属于中玉兹、小玉兹、清朝和俄国^④。1738年,自称是大玉兹汗的Kolbars汗立帐于塔什干附近寻求与俄国贸易。18世纪40年代,Kolbars汗被塔什干城人杀害,1798年塔什干玉努斯和卓(Yunus Khoja)又报复哈萨克大玉兹。^⑤

四 结语

据清朝使节记载,18世纪中叶的哈萨克具有典型的游牧民族习俗,其中融合了伊斯兰教文化因素。18世纪中叶的哈萨克由尊贵的“白骨”和普通的“黑骨”组成,白骨有不可逾越的界线。在哈萨克部落关系中,血缘非常重要,宗谱中排位高则享受很多特权。日常生活中,“比”担负着保护群体成员的利益、保持部落群体和谐相处的职责。在军事行动中“巴图尔”

① Janet Marie Kilian,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Kazakh Steppe", dissertation of doctor's degre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3, p. 118.

② Janet Marie Kilian,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Kazakh Steppe", dissertation of doctor's degre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3, p. 120.

③ Janet Marie Kilian,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Kazakh Steppe", dissertation of doctor's degre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3, p. 159.

④ Janet Marie Kilian,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Kazakh Steppe", dissertation of doctor's degre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3, p. 162.

⑤ Janet Marie Kilian,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Kazakh Steppe", dissertation of doctor's degre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3, p. 165.

比“汗”和“苏丹”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此时的哈萨克汗已经完全衰微，众首领各自为政。分裂的政治局势迫使各汗寻求外部支援，从而成为邻邦的从属。

(吴阿木古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6 级博士研究生)

which may facilitate the follow-up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about Qing's conquest of Zunghar Mongols.

Keywords: Qianlong Emperor , Monuments , Zunghar , rubbings , *Shuo Wen Jie Zi*

Kazakh Customs and Social Order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as Seen in Manchu Documents

Wu Amugule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descriptions in Manchu literature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stoms , social structure , the role of blood relationship , the functions of Batur and Bi , and the turbulen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Kazakhstan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Keyword: Kazakh , customs , social order

A Study on the Missionary Activities of Renou of M. E. P. from Yunan to Tibet

Liu Ruiyun

Abstract: Since the 19th century , Tibet has been coveted by many western colonial invaders. Meanwhile numerous western explorers and missionaries came successively hoping to find a way into Tibet , a mysterious world for them then. After the initial failure in 1848 , The M. E. P. sent Renou again to China to carry out the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Tibet. To avoid being captured by Qing government , Renou decided to slip into Tibet through the less-patrolled desolate contiguous area of Yunnan and Tibet.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s of M. E. P. , Renou acted cautiously , found a